

## 第二十三回 破湧口益信奇謀 封軍師盡付兵柄

詩曰：

奸民剗戟起巖穴，僭名竊號爭屠殺。東至程鄉西歸善，焚廬執吏無休歇。  
鹿游岡上血人牙，烽煙夜夜報官衙。將軍畏事不敢出，兩江群盜遂如麻。  
圓墩岡，鵝阜嶺，千人一夜屠俱盡，餘黎處處哭聲悲，有司猶然置不省。  
至今偶與父老談，話到永安淚難忍。

話說諸寨皆願受封，陳興為何獨要殺起徐子賓來？原來陳興當日與陳鐵牛、賴烏龜、江萬榕、藍能等結義起兵，各據險要，許相救援，後來陳興恃丹嶂宮高大可守，又有大將四員，皆有驚人的武藝：一名賽丁山薛超，一名蓋六郎楊成，一名打得虎董平，一名入得石郭霸。還有一個頭陀，名喚慧明，廣有妖法，遂與諸師齟齬。那頭陀因化緣到圓墩圍，有一個寡婦施他一斗粟，頭陀感其出手重，思有以報之。見寡婦養著一隻小豬，因謂之道：「畜豬何如畜鼠。」寡婦笑道：「師傅不要取笑哩！從來那有人畜鼠。」頭陀道：「施主娘，爾不曉得哩，畜鼠的利息，比畜豬大得多哩！爾不信，空個房子出來，貧僧教爾個畜法，包爾三個月，便有一注大財人手。」

那婦人原是個極信和尚的，聽頭陀說得恁般有味，真個空個房子，求他畜法。頭陀道：「爾把門鎖著，鑿個眼如碗大，捉一鼠，不論大小，斷去尾，放進房中，用板塞住。每日放進一碗飯以飼之。飼飯時，念句南無阿彌勒佛。滿了百日，方可開看。」寡婦依他言語，真個捉隻鼠，依法放進。養了百日，欲開門看時，裡面似有物按住般，再推不開。寡婦驚異，叫個有力男人用巨木撞之，裡面忽有聲如牛，叫將起來。左鄰右舍聞之，俱驚怪來看，叫人上屋發瓦視之，呵呀！一個老鼠大滿一屋。眾人商量，用炮擊死，從屋上跳下去宰剝起來，准准稱了萬來斤肉，千來斤油。這個新聞直傳到丹嶂宮來，陳興聞之道：「這個頭陀必定是個法僧。」使人四處尋訪著了，迎接上山，拜他為師，施符念咒，動皆靈驗。陳興大喜，立為軍師。正思量來火併諸寨，忽聞藍能自稱永安王，來封他官職，心頭大怒，喝令左右，把藍能差官斬訖報來。頭陀諫道：「兩國相爭不斬來使，請大王息怒，饒了來人，貧僧自有計對付他。」徐子賓方才得脫，抱頭鼠竄而去。

陳興道：「師父有何妙計？」頭陀道：「藍能不過稱個永安王，便思量來封大王，大王何不稱永安皇帝，竟去召他陸見，看他如何對答！」陳興鼓掌大笑道：「妙哉妙哉！」就使人制起平天冠、袞龍袍、鸞旗闌戟，許多皇帝儀仗，擇日登位，受眾將朝賀畢，封：

頭陀為圓通靈智無上大法師、太子太保、內閣大學士，兼理六部尚書、總督兵馬大元帥

薛超為薛公、左金吾將軍

董平為董公、右金吾將軍

楊成為楊國公、左車騎將軍

郭霸為郭公、右車騎將軍

其餘正將盡封總兵，副將盡封參將，千夫長、百夫長盡封大官。寫起一道旨意，差個小卒，封為錦衣衛指揮使，到礮頭來召永安王陸見。藍能看了偽旨，大怒道：「叛奴，乃敢如此！」教人把來卒割去耳鼻放了回去，急請貴兒到來，商議征進之策。貴兒道：「大王剛才正號，而陳興敢爾狂悖，不急誅之無以警眾。但聞丹嶂宮山形高大，西北兩面如屏障橫空，大王當以重兵臨其前，激描眉統制蘇允山暗襲其後，使之首尾不救，破之易易耳。」藍能大喜，即命徐子賓齎檄往描眉去了，就調葉千為先鋒，秦榮、黃允為左右護衛，賴肇明為救應，起兵五萬殺奔丹嶂宮來。

未至十里，一聲炮響，陳興頭戴平天冠，身穿袞龍袍，左有薛超，右有郭霸，擺開人馬截住去路。藍能忙約住陣腳，提刀出馬，看見陳興恁般妝扮，心中大怒，厲聲道：「誰與寡人擒此叛奴過來！」陳興哈哈大笑道：「又來了，世間只有叛臣，那有叛皇帝！」說聲未絕，秦榮躍馬挺槍殺過陣來。這邊一將舞動方天畫戟，躍馬大呼道：「賊將緩來，金吾將軍薛超在此！」兩馬相交，一來一往，戰上五十合，不分勝負。惱了陳興，丟了天平冠，脫下袞龍袍，赤著身舉起開山大斧，大喊殺來。藍能急架相還，鬥了數十合，忽聞人高聲叫道：「請陛下少歇，讓臣僧來降此賊。」陳興聞言，撥馬回陣。藍能急看時，對陣走出一頭陀來，胸掛一串人頭骨素珠，身穿一件烈燄火布架裳，領著四五百僧徒，盡打著鑊鉢，如送喪一般，震天的響。眾將不解其意，呆著眼看，只見頭陀手中搖著一個小鐘兒，口中不知念些是麼，念了一會，把袖一揮，數百僧徒把鑊鉢盡擲向空中，就如錦蝶翻風般搖漾了一會，一齊落向藍能陣中亂斫下來，又如蜻蜓點水般，起的起落的落。一霎間，把藍能軍士斫得喪考妣般號啕大哭。陳興大喜，率眾一擁殺過陣來。藍能大敗，走了二十餘里，方才扎住。

其夜，軍士正要就寢，一陣風過，吹得遍山鬼哭神號，軍士正驚得打顫，忽一齊嚷道「有鬼有鬼！」藍能與眾將急出看時，果見滿營皆鬼，長的，短的，有頭的，無頭的，奇形怪狀的，滿營亂走。藍能大驚，拔刀來逐，早被一個竹篙鬼拿住腳跟，扯得一交，扒起來驚做一團，動也不敢動。鬧到天明，鼓角齊鳴，陳興起了傾寨之兵，一擁殺至，藍能急率軍將上前迎敵。見頭陀搖著鐘兒，又在那裡喃喃的念了，黃允急扯滿弓，指定頭陀心窩一箭射去，頭陀大叫一聲，把手一撒，仰面倒地，眼見得不活了。藍能大喜，把刀一招，兵將一齊殺上。陳興見頭陀被殺，大怒道：「怎敢傷朕太師！」亦率眾卷殺過來。兵對兵，將對將，自辰至午，惡戰不休。直殺得：

四野愁雲瑗瑗，滿空冷霧飄揚。撲通通，鼓炮驅雷；明晃晃，槍刀簇浪。將對將，如天神地鬼爭功；

馬邀馬，似海獸山彪奪食。騎著的：紫叱撥、五花驄、銀獬豸、火龍駒、緣離驄、流金驕、照夜白、

玉駒駱、滿梢馬、的盧馬，匹匹是如龍驕騎，飛鬼神駒。白色的，浪滾萬朵梨花；赤色的，霞卷千圍

杏蕊；青色的，曉霧連山；黃色的，浮雲閃日。舞著的：松紋刀、桑門劍、火尖槍、方天戟、五明鞭、

宣花斧、摻金錘、必彥撾、流金攪、倒馬毒，件件是凌霜利刃，賽雪新鋒，飄飄絮舞；萬點槍尖一滾



滾楊花。一團刀影，虹飛電閃，劍戟橫空；月轉星奔，戈矛耀日。何殊海覆天翻，成個爾贏我負。

正殺得酣暢，忽丹嶂宮敗兵飛報將來道：「皇帝不好了，山寨被描眉山蘇大王襲破了！」陳興聞得，驚慌無措，撥馬便走。藍能趕上，大喝一聲，手起刀落，斬於馬下。薛超等聽得巢穴已失，陳興又誅，無心戀戰，退後便走，藍能揮眾緊趕。一聲炮響，一枝兵攔住去路道：「蘇允山在此！」後面藍能又趕上，薛超等率眾死戰。蘇允山大呼道：「降者免死！」薛超等料戰不脫，只得棄戈投拜馬前。藍能大喜，收軍來至丹嶂宮，眾將參拜畢，就升蘇允山為驃騎大將軍、描眉侯。收拾金銀，焚毀寨柵，帶了薛超等班師回山。真個：

丹嶂風清豺虎盡，掉鞍齊向磔頭來。

話說藍能已至磔頭，重賞將士，又欲封薛超等官。貴兒阻之道：「不可！昔陳興與大王結為兄弟，情同骨肉，尚為仇敵。今薛超等勢窮投降，非其本心，大王若不早除之，萬一變生肘腋，為禍不小。」藍能道：「卿言雖有理，但彼已降而復殺之，恐人心不服。」貴兒道：「大王勿憂，臣自有殺之之法。」

次日，貴兒使人請薛超等四將，到花園飲酒，四將欣然而來。飲至半醉，貴兒佯推更衣，避入閣去。武士突出擒之，薛超大呼道：「大王已許我等不死，駙馬擒我何為？」貴兒責之道：「吾聞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嫁二夫。陳興待爾等如手足，一旦勢窮，便思偷生。我國中豈容得爾這樣忘恩負義之人耶！」四將聞言，相顧嘿然。貴兒喝令刀斧手推出午門斬了，獻上首級，令軍士退出。金蓮聞之，忙來問道：「聞四將已降，姐姐何為殺之？」貴兒笑道：「此賢妹所謂剪其羽翼也。」金蓮大悟。

次日，藍能因連興大兵，儲積已空，思量近處惟歸善最富，欲往破惠州，分掠近縣，使人請貴兒商議。貴兒聞言，暗忖道：「惠州是奴父母之邦，賊眾一臨，殘破必甚，如何是好？」欲設計阻止，急切間想不起來，只得問道：「大王意欲帶多少兵去？」藍能道：「寡人欲帶兵五萬，分兩路進發，卿意若何？」貴兒笑道：「大王雖去，必然無功！」藍能道：「何以知之？」貴兒道：「近年各縣，被諸將帥剽掠殘殺，官府惴惴，恐大王之乘勢襲取省城，非一日矣！惠州為省東咽喉，必有重兵把守，聞大王提兵大出，必然悉力來拒，此臣之所以知大王之無功也。」藍能道：「然則當如何？」貴兒道：「大王若要有功，選輕騎三千，擇錢糧廣積處，疾馳襲之，必厚有所獲。」

藍能笑道：「五萬人尚懼官軍，三千人便有所獲，寡人不知所謂。」貴兒道：「近日官府，知有己而不知有君，知有妻子而不知有百姓，兵多則彼慮大王志不在子女玉帛，必出兵死拒，兵少則彼知大王志不在攻城略地，則必閉城自固矣！此臣之所謂三千騎可以有功也。」藍能笑道：「卿之料事每多奇中，寡人願聽卿而行。」即吩咐選銳卒三千，乘夜直趨東平而來，未至十里而東方發白，東平人知覺，悉眾守禦，攻之不克。藍能遂反攻湧口，破之，紮營鹿游岡，使人探聽官兵，果據城固守，不敢發一兵。藍能搖首道：「駙馬料事揣情，真有神見！」遂分兵四出，恣意劫掠，親帶健將落鄉姦淫。住了十餘日，劫得金銀食貨，堆積如山，子女無數，就驅百姓運載而回。宰牛殺馬，致謝天神，大排筵席歡呼慶賀。耐庵子為之廢卷一歎曰：

賊飽囊，民破屋。血人牙，糧人肉。賊大笑，民大哭。

再說藍能因用貴兒之計，所向無敵，數個強悍難制的，又被他滅了，遂驕盈起來，不理兵事。又將湧口所擄來許多少婦閨女，美中求美，尖上選尖，選了二三十個收入後寨，日夜取樂。一日，正在後寨樓著一個十五六歲的美人，伏在椅上做暗度陳倉的勾當，忽一個守寨將士，走進來啟道：「丞相李奇要見。」藍能被他突然撞進，遮掩不迭，心中大怒，走近前來，把那將士踢得半死。回轉頭來，見那美人雪堆般的白屁股，猶高高的拱著在那裡，心中愈羞愈怒，拔出劍來，把那將士斫做數段。李奇聞之，不知何事，一道煙走回去了。

次日，藍能升帳，眾將參拜畢。藍能道：「寡人近來漸不耐煩。駙馬都尉黃貴兒有經天緯地之才，神出鬼沒之機，寡人欲封他為軍師，總督兵馬，卿等以為何如？」原來眾將已服黃貴兒之智，又受其一團和氣，不倚勢不驕伐，今聞藍能欲封其為帥，盡皆歡喜稱賀。藍能大喜，即封貴兒為軍師、總督三都兵馬大元帥、琴江侯，賜劍印各一，無大無小，悉聽便宜行事。貴兒暗喜，佯為推遜了一回，俯伏謝恩，領了劍印出來。改花園為都督府，擇日升堂理事，內外眾將盡來參賀。貴兒與金蓮商議道：「令兵權已得，盡可做事，但諸寨險要、出入道路，尚未熟悉，奴欲假為巡按，暗挾畫匠，密繪圖本，以使後日進兵設伏，先輕後重之謀。賢妹久住賊中，試思誰可引為心腹，保駕而往者？」金蓮道：「將軍黃允，與公公同姓，又其人原係龍川武生，因事殺人，官司緝捕緊急，避難來投此，其心每常鬱鬱。姐姐若與之交結，必可倚任。」貴兒聞言，即乘轎來拜。黃允聞得都督來拜，喜出望外，忙穿了公服出寨迎接。到了寨中，黃允欲請貴兒上坐參謁，貴兒不肯，只以賓主禮相見。茶罷，貴兒道：「本帥自到山來，除岳父藍大王之外並無至親，今將軍與本帥屬在同宗，願要宗盟何如？」黃允大喜道：「但恐末將族微職小，有辱都督。」貴兒道：「何須過謙。」說畢，兩人排敘世系，黃允係鄭夫人所出，思齋係吳夫人所出，排來正是兄弟。貴兒即拜黃允為叔父，黃允喜不自勝，設宴款待而別。次日，黃允來至督府，請思齋夫婦出來，以哥嫂禮拜見。思齋亦喜，留住黃允痛飲至夜才散。自此，黃允日與思齋往來，情同骨肉。

過了數日，貴兒來見藍能道：「三都之地，幅員七百餘里，趁今諸帥貼服，凡諸險要須繪成圖本，庶易控制。臣不敢憚勞，願親按行部屬，就便圖畫，敢請王命。」藍能道：「凡事當行音，卿自行之，不必來問寡人。」貴兒辭出，選健卒五百，命黃允為護衛，行牌知會，各帥盡來迎接。

一日，到了月角嶺，守將俯伏道旁迎接。貴兒取手本來看，見守將名何足像，心中想道：「這個名字好生熟得緊！」想了一會，忽憶著道：「父親同黃郎游羅浮回來，說豐湖有個何足像，考了個末名，其父何尚把酒桌兒踢掉了，難道就是他？只是聞他是個富戶，如何來此做賊？奴且問他，自知明白。」到了寨中，足像庭參畢，貴兒說道：「爾是豐湖何足像麼？」足像答道：「卑職正是。」貴兒道：「前年四月，在禪裨僧院考末名的就是爾麼？」足像惶恐道：「都督何由得知？」貴兒笑道：「好事不出門，醜事傳千里，那得不知。」足像聞言，滿面羞慚。貴兒又問道：「聞爾是個富戶，為何來此？」足像道：「卑職正為著這個末名，貽害至此！」貴兒驚訝道：「考個末名有甚要緊，便能貽害？」足像泣訴道：「卑職父親何尚，因此末名，羞憤而死。業師饒有，謂此舉起於黃逢玉，此仇當報。尋逢玉不著，尋著逢玉的岳丈張瀚，饒有教卑職用了金銀，投拜火帶山賴大王為義父，引他來劫殺了張瀚一家。後來張瀚兒子張志龍，同了黃逢玉到軍門告理，原來那黃逢玉結交瑤人作反，被軍門拿住，嚴刑拷訊，招實反狀，收監南海。信息到來，饒有復教卑職統著七八十人，到梅花村擒拿張志龍。不料，嘉桂山走下一個小後生，恰好遇著，被他打散眾人，殺死饒有，把志龍救去了。」貴兒聞逢玉定罪南牢，大驚問道：「爾知逢玉後來如何？」足像道：「卑職因饒有人命事件，被人詐騙不了，只得投火帶山去了。賴大王因瑤人來征，差卑職往南嶺求救，回至圍子日，被瑤將拿住，解往中軍，不知黃逢玉幾時出來，已做了將軍。」

同著一個美貌女子高坐帳中，認出卑職，要把卑職腰斬報仇，忽又一美貌女子飛馬而來，聞得是甚麼梅小姐，救了卑職，叫卑職引他到關，破了賴大王，放卑職回鄉。不料路至歷田，又被此山主將擒拿至此，收用了卑職妹子。主將死後，蒙大王就令卑職守此。」貴兒復問道：「爾既到火帶，可知張太公一家如何？」足像道：「卑職才到火帶，就遁瑤人來征，卻不暇探得。」

貴兒聞言，方知黃郎不回，原為著他一家，不禁淒然欲泣。遂斥退足像，急忙回來與金蓮說知。沙夫人聞兒子被軍門嚴刑酷拷，不覺兩淚交流，貴兒亦泣。金蓮道：「姐姐不必悲傷，黃郎既在嘉桂，可密使人到彼通知，叫他求李公主發兵來救，就可誅此逆賊，為民除害。」正說間，忽報藍大王有緊急軍情，請都督速到宮中商議禦敵。貴兒聞報大驚，不知是麼軍情，恁般緊急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醉園評：此與上回大意亦相似，而筆墨變幻，出沒無端，最得欲擒故縱之法。

念齋曰：永安之賊，緩則相攻，急則相救。鐵牛、陳興亦是勁敵，二女以計誅之，故逢玉興兵，一戰便定。

---

[返回 >>](#) [嶺南逸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